

# 李方膺：画坛多面手 “扬州八怪”之一

□张松林



李方膺画像，沈启鹏绘



李方膺梅卷



乾隆二十年四月，晚年的李方膺于南京借园在一幅长卷上借梅抒怀



李方膺(1697—1756)，江苏通州人，“扬州八怪”之一。中国清代诗画家，为官时“有惠政，人德之”。擅画梅、兰、竹、菊、松、鱼等，注重师法传统和师法造化，自成一格。有《风竹图》《游鱼图》《墨梅图》等传世。

“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是清朝雍乾时期的重要画家。他擅长画梅兰竹菊、松柏芭蕉等，也能画山水花鸟人物，是画坛多面手。他的画，有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底，又勇于创新，诗意画境融为一体，鲜明地表露出个性气质，特具品味。

郑板桥对李方膺的画艺极为佩服，评价极高。墨竹是郑板桥最拿手的绝技，但他在《题李方膺墨竹册》中仍认为李的墨竹“东坡，与可畏之”，连画墨竹的圣手苏轼，文同都“畏之”，可见其评价之高。

至于对李方膺最擅长的墨梅，则论述更具体，评价更高，郑板桥在李方膺逝世五年后所作的《题李方膺画梅长卷》中说：

兰竹画，人人所为，不得好。梅花、举世所不为，更不得好。惟俗己俗僧为之，每见其大段大炭撑拄吾目，真恶秽欲呕也。晴江李四哥独为于举世不为之时，以难见工，以口口矣。故其

画梅，为天下先。日则凝视，夜则构思，身忘于衣，口忘于味，然后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梅亦俯首就范，入其剪裁刻划之中而不能出。夫所谓剪裁者，绝不剪裁，乃真剪裁也；所谓刻划者，绝不刻画，乃真刻画。宜止曲行，不人尽天，复有莫知其然而然者，问之晴江，亦不自知，亦不能告人也，愚来通州、得睹此卷，精神焕发，兴致淋漓。此卷新枝古干，夹杂飞舞，令人莫得寻其起落，吾欲坐卧其下，作十日功课而后去耳。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板桥郑燮漫题。

李方膺初出仕，任山东乐安县令，为百姓办了很多实事。如灾年开仓赈灾、荒年平价卖粮救荒。他经过多年实地考察调研，写出数万字的《山东水利管窥略》，成为当时山东各县兴修水利的参考书。他组织乐安百姓开挖了一条56里长的福民河，疏导山洪，消弭水患。他出俸为地方修学宫修志。作为地方官，他连佃农吃饭烧草的事都考虑到……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保举他为直隶州莒州知州。田文镜去世后，雍正十三年(1735)新任总督王士俊一味排挤前任器重的官员，又孤意推行垦荒运动，逼得地方官员纷纷谎报成绩。李方膺了解实情，说实话，为民请命。他说：“数年后，以虚报田亩加增赋税，虚报则无粮，加派则民病，后患不尽。”王士俊听了知府添油加醋的汇报，一怒撤了他的职，还把他关了起来。乾隆登基后，查办了投机

的王士俊。李方膺从狱中出来后画了一幅梅花图，并且题上了王冕的一篇长达439字的《梅花传》。

经历了人生的曲折，联想到梅花在风雪中盛开的英姿，李方膺不是一般地欢喜梅花，而是视梅花为“平生知己”了。李方膺在另一幅梅花立轴上，做了一首26句的古诗《梦渡大海入空山》，说他梦见一个缥缈的神仙世界，“只见梅谢与梅开，不知春去复春回”“世人不识古梅面，古梅哪识世间人”。诗意之美，无逊于王冕的《梅花传》。

乾隆十二年(1747)，李方膺权知滁州知州，甫到滁州先不问政，而问欧阳修亲手所植的古梅在哪里。随即赴琅琊山醉翁亭。当他见到梅树林中那棵七百年的古梅，根蟠枝遒，枝上梅花犹灿然若星，争相绽放，不由心头大喜，想起历史上何逊回扬州探梅的故事，忙吩咐在树下铺上氍毹，倒身便拜。随后拿出笔墨，又在醉翁亭留下多幅梅花图，并与属僚纵谈“欧公文章、政事”。他赞赏欧阳修“务农节用”的为政主张，也称赞他在文学上领导革新的成就。欧阳修就是他心目里景仰的一棵“古梅”。他口口声声崇拜的“古梅”，还有唐代宋璟、李泌，宋代苏轼、李纲等“硕德宏才”。

李方膺年轻时受父教海，“亦衣亦儒，以农为本”，家法甚严。以后父子为官，不忘初心，勤政廉明，深孚民望。李方膺常画梅、题诗以抒情怀。他说：“梅花有品格性情”“洗净铅华不

染尘”“冰枝玉蕊自天开”“不是孤山林处士，调羹鼎鼐旧家风”“爱他一副清癯骨，担得人间万万春”。李方膺父子在南通寺街的院子里遍栽梅树，李方膺有诗说：“记得故园三十树”“小楼四面看梅花”。父亲李玉鋹去世后，李方膺把小楼改称“梅花楼”，他在梅花楼里画了许多梅花作品。后来常年身居外乡，不得归里，往往在画里还题上“写于梅花楼”。

在合肥任上时，上官蔡某索画，李方膺见他猥琐无聊，一直借口公务繁忙，不屑为他作画。然而，李方膺却一口气为人称“楚阳才子”的清骨才俊顾于观画了36幅梅花册页，并且请顾于观加墨其上。36幅，幅幅不同，笔墨高简，古法未有。顾于观佩服至极，连呼：“梅仙！梅仙！”

李方膺晚年定居金陵秦淮河边的借园，常常借画梅抒怀。他在一幅长卷上题道：“予性爱梅，即无梅之可见而所见无非梅。日月星辰梅也，山河川岳亦梅也，硕德宏才梅也，歌童舞女亦梅也。触于目而运于心，借笔借墨，借天时晴和，借地利幽僻，无心挥之而适合乎目之所触，又不失梅之本来面目。苦心于斯三十年矣！然笔笔无师之学，复杜撰言梅，以感世诬民。知我者梅也，罪我者亦梅也。”

这篇奇文，特别奇在把封建社会里世俗视为下贱的“歌童舞女”，和视为至高至尊的“日月星辰”“山河川岳”“硕德宏才”等同并立。这正是李方膺晚年朴素的民主思想境界的体现。



## 史海回眸

### 如皋辛亥独立时蔡和林部队的调防

□程太和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成功，随后，革命高潮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席卷全国，各省闻风响应，纷纷脱离清廷独立，各州、县也相继宣布独立。苏中地区的通州、扬州、泰州、靖江、泰兴、高邮、仪征等地分别于11月上中旬宣布光复独立。相比较而言，如皋宣布独立较迟(如皋宣布独立之日为11月23日，农历十月初三)。如皋独立之所以宣布较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如皋拥有今如皋市及如东县的大部分地区和海安市的东部地区，滨江临海，为我国江海防重地，境内清廷驻军较多，宣布独立确非易事。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如皋，当时在如皋的同盟会会员只有黄七五(名家瑞，字七五，以字行，如皋县人，清末秀才。1904年赴日本留学。后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一人，他和好友沙元桢(字士度。世居如皋。1901年秀才，补廪生。1903年考入南通师范学堂，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教育和影响，毕业后回如皋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吴元如、周梦吾等商议，大家一致意见要黄七五去说服清廷翰林沙元炳(字健庵。世居如皋。1881年应试录附生，1891年应乡试中举，1892年赴京会试取贡生，1894应恩科殿试中进士，1898年授翰林院编修)，沙是如皋巨绅，只要他肯站出来，事情就好解决。黄和沙一交谈，沙立即表示同意，但沙提出：如皋城里一向不驻兵，城守备官的手下兵丁，数量不多，作用不过是住在四城门城楼上管城门启闭，无甚大碍，但东乡几个场镇(今属如东县区域)驻有兵大碍，如水师营、南乡几个港镇驻有江防营，共约500余人，都是客军，如果就这样宣布独立，他们的军饷无着落，到时候必然起来反抗，那局面就难收拾了。知县之类的地方官，眼看苏州巡抚程德全(字纯如，号雪楼，本良。四川云阳人。清末廪贡生)宣布独立，不是想脱身，就是随大流，地方上学过军事和新军退伍等在籍新潮人物又不多，如果清廷张勋的兵打过江，攻取扬州东下，来一阵回风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一定要做细致的工作。他俩最后商定由沙元炳出面做缉私营的工作，并设法将驻在海安的清廷缉私营管带蔡和林移驻如皋城，以保卫如皋城厢。另外，由沙元炳从南通大生纱厂借银3万元，交黄七五去上海购买枪支弹药，招募新军，以备缉私营力量不足。

就这样，黄七五星夜赶去上海，拿着沙元炳的亲笔信，向南通大生纱厂在上海的账房借得3万元，从日本商人手中购得三八式步枪300支，手枪10支，子弹数万发，回如皋招募了一个营的新军，兵员均从退伍军人和旧警察中挑选，命名为义勇队，由黄七五任司令，进行编队训练。与此同时，沙元炳亦已做好蔡和林缉私营、江防营和清廷在如皋地方官员的工作，同时筹集到一批现款，特别是从江南裕宁官钱局取得一笔巨款，足够维持一段时间原缉私营、水师营、江防营和新增加的义勇队一个营的兵饷，遂决定宣布起义。

如皋独立时宣布了起义总司令和设置的军政分府、民政分府、审判厅、检察厅等机构。军政分府军政长为蔡和林(字竹贤)。蔡为清廷驻海安缉私营管带，是个喜欢结交地方文人的武官，和沙元炳及如皋师范国文教员许树粉私交很好。蔡的手下有二三百人，调防如皋后驻如皋城内。蔡的缉私营原属扬州盐运衙门管辖。扬州一独立(扬州独立时间为1911年11月8日，农历九月十八日)，盐运史增厚逃走，徐宝山的军政分府消灭了起事的“定字营”李祖培部，后又到东台、泰州镇压了“定字营”副营刘凤朝。蔡正担心自己被扬州的徐宝山消灭，此时如皋沙元炳来拉拢他，他也有意投奔沙元炳。蔡部调防如皋城内，说是防卫溃兵土匪，实际上沙元炳是倚仗他的兵力监视同被集中城厢的水师营。蔡被推为如皋军政分府军政长后，张謇又以盐政总理的命令，让蔡统管通如一带缉私营，并升为标统。

如皋独立后，蔡和林以军政分府军政长名义发布文告：如皋独立旨在保卫地方之安宁，铺户和居民务以自安生业，切勿听信谣言。对于南乡水灾，民政分府正在筹款救济，而根据报告，颇有抢劫情事……告示警告：“似此扰害地方，应按军法严惩。……倘再聚众要挟，定即剿以重兵！”

1912年4月，北京政府取消各地军政分府。蔡和林调往南通。

##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 从廖角嘴到圆陀角

□王士明

### 地名掌故

廖角嘴，位于长江入海口，通州东吕四场，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之一。“去州治一百九十三里，去海门县治七十里。横亘大江，与海相接也。”光绪《通州直隶州志》称其：“上汇江淮，下吞东溟，通浙江福建，达南海历山，东直抵辽东，日本、琉球、朝鲜诸国序立于外。”南与孤悬海渚之崇明县相对，水面约一百四十五里，为长江外卫。自昔称为第一雄关，形势极为险要。廖角嘴口，沙脉坍塌涨不常，潮起潮落无定，滔滔江水之中，明沙环绕，暗沙隐伏。志书称：“非熟于舟楫者，不可辩识。”宋代文献称之为“料角”。《舆地纪胜》说“海门有料角昔号形势控

扼。”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人率水师，意图经廖角南下，袭击临安。宋将李宝据廖角之险，扼守咽喉，在今山东日照东与廖角之间，与金人水战，大获全胜。明人张天水曾咏廖角之险，叹道：“真风帆云樨之区也。”明代嘉靖年间，随着海门旧县的坍没，吕四东南的海岸向北退缩，廖角嘴位置移到吕四东北的大河营外。

廖角地处江海交汇之处，“廖角分潮”成为天下奇观，通州第一形胜。江水高海水数尺，江浊而淡，海清而咸，清浊交杂，涛声澎湃，苍茫万里，蔚为壮观，浩淼之势，深不可测。据《大明一统志》载：一位高丽大臣在出使途中被海风刮到廖角，后来这位使臣写了一封信给(通州)地方官：“当乘船离开本国时，指望到你国首都去，不料海风把我的船吹到这里来(指廖角)，好比

到了桃源而迷了路，误到贵国的仙境了。”江水高海水数尺，原因大概是海水主咸，性沉色清，江水主淡，性浮色油的缘故。对此，文人墨客咏叹不绝。如有首《观廖角嘴》云：“奇流分海角，神迹见天工。地转三隅界，帆飞八面风。咸淡谁为隐，潮汐自相通。闻道蓬莱近，几踪不可穷。”另有一首《廖角观潮》：“大海在东北，其南长江环。滔滔万里流，一去何时还。恃此弹丸土，使我摧心颜。西望紫琅峰，缥缈同神山。”

在廖角的东西两面还有许多港湾，根据《吕四场志》载，有七十二湾之多。每到清晨黄昏，水雾缥缈，笼烟无际。相传宋高宗南渡经过这里询问何地。随从答以“露御夹”，实为谄媚之词，后人讹传为鲈鱼夹，其南长江环。滔滔万里流，一去何时还。恃此弹丸土，使我摧心颜。西望紫琅峰，缥缈同神山。”

廖角周围，是一片草泽之地，芦苇茂

时农村，“当牛行的”是一种既有能耐，又让人畏惧的角色。因为他能说得卖掉你，你还在替他数钱。

耕牛的交易有几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一是相牛，看牛的毛色、个头，有初步印象；二是亮牛，牵着牛走一走，看牛的灵活程度；三是看牙口，确定牛的年龄；四是议价，牛行老板用隐语商定价格；五是黑摸，牛行老板与买卖双方单独接触议价。最常见的方法是在衣袖管内分别和买卖双方用手指敲定价位，而对方则浑然不知，最后待双方认可了价格，走到一起，牛行老板再交代一遍，如双方无悔，行老板则将手中鞭子猛地一抽，表示圆满完成交

易，相当于拍卖行的“一锤定音”，鞭响过后各方再无话可说。同时，行老板嘴里还要嚷嚷着“大牛换小牛”或“公牛换母牛，两头出找头”之类的行话，意思是：买卖双方都得出钱(行佣或“交易费”)，牛行从中取利。

1954年，工商合作化以后，耕牛交易大部分进入耕牛交易市场。人民公社时期，耕牛买卖须凭公社证明，期会活动被取缔，但事实上牛行们依然在暗中操纵着耕牛交易。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农田作业逐步实现机械化，耕牛减少，期会自行解散，曾经无所不能的“当牛行的”们只好另谋他业。

## 期会

□孙同林

### 习俗杂谈

期会是为买卖耕牛组织的活动。旧时，农村中耕牛随处可见。耕牛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人们为它交配、交换、买卖等等，产生了以耕牛为交易的场所，这种场所叫做“集场”(有的地方称“蹄场”)，这种活动，被称为“开集”(有的地方叫“打蹄”)，集场的“集期”(有的地方叫“蹄期”)即期会(期会是不确定的)。一般来说，每年春天必要开一次集，活动时间事先由牛行老

板约定。开集的日子，出售耕牛的农民牵着自己的牛，来到集场；需要购置耕牛的农民通过当牛行的老板，知悉集期时间地点，也赶到集场。耕牛经纪人(俗称“当牛行的”)必是早早汇集于集场，参与交易中的评估、作价、斡旋、拍板等种种活动，促使耕牛成功交易。

买卖中，“当牛行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利用集场旁边的农家或茶馆，陪耕牛的买卖者们吸烟、喝茶、聊天，说的尽是一些与耕牛生意不搭界的话，谈着都是与耕牛生意完全不搭界的事，在说说笑笑中，最终将耕牛生意谈成，从中谋取行佣(手续费或称“介绍费”“交易费”)。在旧